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卷十八

郝敬習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聖門約禮之教傳心之典也。先儒取以別爲一書。師說相承久而鄙意小有出入。故言之不覺冗瑣。今併附左方。以俟明道君子栽削焉

中庸總論

中庸子思贊揚祖德。繼述聖教而作也。中者太虛自然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中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發之。聖人盡性立人極。雅言執禮其教

不越民彛物則以用其中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是孔門之的旨也子云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即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教莫大乎禮道莫大乎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以崇禮始于戒愼恐懼

終于篤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奧禮教之原。其來遠矣。至宋程正叔朱仲晦諸子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愚竊疑之。昔者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何爲也哉。非曰秘之。良以大道不外日用。擇言高論。必有遺脫之憂。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佛老之說。與聖道非二也。特以其孤譚性命。遺落世故。人心壞。禮法弛所以爲大亂之首。不可用也。予嘗語學者。凡民不知有道。不知是病。及知有道。知又是病。騎驢覓驢。愚不肖之醉易醒。頭上安頭。賢知者之病難瘳。故曰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味終不離飲食耳今以飲食爲糟粕專與人言味何自而得味哉故曰下學而上達聖言至精密已人若不饑食亦長物不渴飲亦長物能率性道亦剩語能由道教亦虛器故謂有之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此言雖俚實是聖人無行不語之意子思憂禮教日衰繁文日盛窮思反本而作中庸與大學意同蓋禮至叔季忠信薄矣不可無中庸以爲根柢不可無大學以爲包絡今欲割此二篇獨行舍禮專譚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若老聃瞿曇之爲者矣是以宋室南遷國祚奄奄諸

君子方守誠意正心為理學而國未治天下未平與清言之無救于晉亂佛法之無補于梁亡如雀之與阿夫然後信聖教本無敝而佛老所以惑世誣民者正惟其空譚性命非有他也今儒者雜禮獨言中庸身蹈二氏之癖又詆二氏為異端及其不勝遂舉性命宗旨一切割以与之曰此禪耳玄耳于諸家言語文字稍涉二氏輒引嫌避諱自以為儒夫二氏所異于聖人者非以文字也道果異邪何嫌文字之同道苟同邪文字雖異無以別學聖人者在真見其是不在文字閒避嫌疑也佛本夷狄侏儒之語借中國聖

人文字緣飾其說文字原非二氏有也自堯舜繼天垂統仲尼脩道立教千有餘年彼乘吾聖遠經殘假託依附所謂因果輪迴長生不死齊東野語姑置勿論其他近理如明覺眞空淸靜無爲等語皆六經殘膏賸馥彼叨竊吾餘如客子寄生居吾土食吾粟何得與吾抗而吾以地主宗盟乃望塵卻避可謂愼而無禮則葸者矣且儒非佳名也儒者懦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豈文弱可名魯哀公以儒戲孔子孔子不居其教子夏曰勿爲小人儒論道德言勇言强不言儒六經之訓稱帝王聖賢而儒之與百家

列也自司馬遷劉向班固始耳彼以儒命我我沾沾
自喜援孔子爲儒師牽帥七十子爲儒徒名不正言
不順至于南宋而儒斯極已故其失天下也委中原
以奉胡虜不能恢張治道而偏安一隅疲苶以亡其
諸君子學術復然割聖道以奉佛老而株守理窟溟
涬無用世因道汙諒非偶爾由斯以譚自漢至宋訓
詁不明道未嘗微自宋至今知解漸多道未嘗顯始
信虛見無實道無增減今欲統一聖真惟守下學上
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默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
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間彼二氏語上遺下自

不能出吾範圍矣乎故挈此篇還之記者孟氏所謂反經莊生所謂千載而知其解者且莫遇之矣

學不可以不講道未可以講得夫子終日言而曰予欲無言論語二十篇言學未嘗定指何事是學言道未嘗定指何物是道昧者謂爲隱子云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可謂披肝瀝膽數千年來無人理會此非可無心得非可有心求默而識之即無處非是儒者以道爲題目犯手做作道自道學自學人情世故又是人情世故理學又是理學則莊生所謂懸疣枝指者耳佛氏謂無一法可得是謂

得法此語本聖教皆被儒者割于佛佛行不顧言棄父母捐妻子毀形體滅人倫以希出世其支離愈遠而儒者弁此旨亦未領會間有會者輒共訾為異端然則道何由明乎大抵愚不肖以無心迷賢知以有心隔其失均也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謂有事勿正勿忘勿助千古知音孟氏一人而已

論語孔門傳心之典而不數言心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二語心且不數言況性與天道聖人之意可知天人性命誠明顯微費隱有無皆發自此篇明德至善定靜安心意知皆發自大學

而皆寓諸禮範諸規矩錯諸實地非空譚也聖人之意又可知釋氏五蘊六入六根六塵十二因緣十八界種種名色搏空捉影茫無憑藉儒者復有天理人欲存養省察表裏精粗等語多方而心境未融顯微不貫均之深譚素隱質諸論語無此等深刻之言奈何後儒獨舉此二篇單行所宜取而合之也

此篇雜引聖言薈蕞成文遇罅處以意塡補文若不續而脉絡貫通心領神會存乎其人朱子章句大有分曉較大學爲近之若鄭註孔疏孟浪無足觀矣宋註分三支其實一片文字今畧分疏使初學易解自

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統論中庸源委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至死不變强哉矯論實體中庸之難自素隱行怪至小人行險以徼倖論道不越尋常所以爲中庸自射有似乎君子至雖柔必强舉帝王制作聖明經綸不越人倫以實中庸之用自自誠明謂之性至純一不已發揮孔子所云誠明天人以究中庸之微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者其孰能知之極言道德之至惟仲尼能全體素位而行所以爲至聖至誠集中庸之成也蓋中庸之教發自仲尼子思奉揚祖德故以仲尼終自詩曰衣錦尚

綱至無聲無臭至矣歷引詩反覆詠嘆道之微顯歸
極于天以終首章天命之意通篇從天說向人又從
人說還天中間發揮天人之藴顯微兩字為一篇樞
紐乃其天人合一而道中庸者也
通篇大畧謂道本諸天命人性聖人設教不過脩之
天下無往非道其要只在人心人能涵養此心于靜
虛獨照之中達于日用事爲隱見如一顯微無間性
體周徧圓融則無適不與道俱矣蓋人心已發未發
卽是道之大本大用中和極致則人與造化同流此
從古聖神相傳中正平常之理仲尼所傳中庸之教

然也。體此者爲君子，反此者爲小人，而民鮮能之，何也。道本天命人性，一片虛靈，合下淸通無礙，率之即是所謂知也。眞知即是眞行，微顯合一，更無漸次差別。但凡民以習氣障却性天，顯微不貫，離知求知，知反成虛見，更須求行幫補，知行始分爲二矣。知不能行，所以道不明；行不能知，所以道不行。豈天下有道外之人，祇爲當面錯過，所以中庸鮮能，喫緊爲鮮知耳。然則欲道行，必如大舜中庸之知，即是行；欲道明，必如顏淵中庸之守，即是知。顯微合一，道乃不離。此際有眞力量自强不息，天行之勇也。其曰中庸何也，

蓋道槩之隱微則空虛無物泥于形迹則浮泛無根此素隱者與違道者兩失之惟聖人與道爲體顯微無間乃能依之顯者至費也微者至隱也即費而隱即隱而費其費也人皆可知可能其隱也聖人不知不能其費無外其隱無内其神妙活潑無方其體段充周莫禦故人欲爲道不必遠求即人即道即道即人我之道即在我人之道各在人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常言常行各自盡而道在矣故君子素位自得安常處順脩己俟命則天人交得所謂中庸蓋如此非離卑近求高遠也高遠不離卑近此顯微之義

也尋常人倫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顯也卑近也天地鬼神微也高遠也人道非邇天道非遠道德倫紀卽是天命人性鬼神變化不過人心上精誠帝王功業不過人情上孝思制禮作樂尊祖敬天取人立政治天下國家不過尋常家庭父子繼述與三德五倫九經之理不過明善誠身之事其脩于顯者皆人也其通于微者皆天也而誠明者天人之秘也天命人性本來虛靈惺惺兼照至見至顯故謂之明此外原無有誠爲對祇因衆人私欲昏擾眞明受障不得透露謂之妄妄卽不誠磨練得妄淨則眞體自現

顯微不二萬應皆眞是謂之誠與明非二也人同此明但患不誠聖人神明惟其誠至耳故中庸言誠要之與明一也誠而明者天下之至誠一性全眞天地人物總不越自性中明之至上也明而誠者致一曲之明積累至動變化誠之至次也誠而明者其知始神無遺照也明而誠者其道咸宜無遺理也要其機只在無息無息者顯微合一時中素位須臾不離依乎中庸之謂也無息便與天地相似天地惟顯微無間眞常不二所以易簡而成變化人性卽天命一點虛明常住不昧則參贊位育與天地配此誠明之至

天人之秘中庸之精也由茲以譚則中庸之道豈不大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道日用倫常周旋裼襲何莫非道皆所謂微之顯也但脩德凝道之君子振古有幾必德性醇粹學問精密敦厚崇禮者乃能微顯一貫上下治亂無入不得自生民以來禮教之宗未有若仲尼者矣躬上聖之資道與時違爲能素位而行周旋中禮非所謂依乎中庸者與堯舜旣遠文武不作天地人物之統會往聖來學之依歸千萬世名教之宗主惟仲尼一人雖無可徵可尊必信必從之時勢而全體三王天地鬼神後聖之道德雖

遯世不知。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覩而天地古今帝王之道。已會其極其眞天下至聖聰明聖智功德配天者乎。其眞天下至誠盡性至命神不可知者乎功德配天顯之至也神不可知微之至也顯微無間道德之至也。性命本同出天人非有二詩可以與知道者優游諷詠默而識之矣

或問朱子以無過不及言中如何曰未可也中無名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以名和和切近中然不可以盡中如以無過不及為

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据此作易易六十四卦惟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中節之和襯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今拋却底本硬執無過不及焉能做得中出纔著摸擬早已不中但有式樣都則非中擺定無過不及格子依樣葫蘆失之愈遠夫子嘗言過不及爲檢舉衆人鹵莽滅裂之病豈可遂反其語

以爲妙道精義善言中莫加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又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陰陽不測之謂神即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合而觀之中其可知矣

中者在中之義宛然在中不容擬議是乃萬事萬物元神無處不在而無跡可尋于思言和是大衍法未發不可見借已發衍之亦便是顯微無間之旨雖有辯才說中不出從來說中都是發而皆中節之和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

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此便是傳授心法今只已發未發兩語數千年來學者尚在雲霧中豈非莊生所謂千古旦暮者與

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和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閒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謂庸程子謂不易之謂庸非也易變也一闔一闢之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非仲尼脩道本旨仲尼脩道不憂其易憂其不常離常求中必至隱怪不離人倫庶物是名中庸

人者天地之中聖人用其所爲人者而已穹蒼以上日月星辰之遠泉壤以下山嶽河海之深聖人所知所能者九牛之一毛不能知亦不必知知人之道而已不能行亦不必行行人之道而已故曰以人治人能盡其性則可以參天地參者三也三者上下之中也三才之道莫備于易易卦爻莫備于中初上無位天地之象非人所能故中庸者亦以名乎天地之中人之所自得者而已

顯微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顯微中言費隱即顯微也鬼神即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顯微二

者離則百骸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凝夫子謂下學而上達顯微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中不離庸即中是庸庸不離中即庸是中庸如茶飯中如茶飯裏滋味只此宇宙只此民物更無離此別有玄妙尋常處玄妙玄妙處尋常故曰中庸顏子當初仰鑽瞻忽亦只爲見得太高離顯求微夫子誘以博約亦只是中庸

道不外目前越是目前越是實在更著不得些子玄虛越是目前越近自然玄虛總在裏天人合一顯微

無間中和一體此際難容擬議纔擬便隔千山萬水纔說便似捉影捕風但嘿嘿體究脉脉印證聖人所以貴默識無行不與也

篇內譚鬼神是極玄渺譚天地是極曠蕩譚帝王是極烜赫鬼神只是人心精爽天地與人同此虛靈帝王功業只是人心上經綸料理眼前人倫庶物而已遠處即近微處即顯易處即難今人學中庸休問天地如何鬼神如何帝王如何但作止語嘿應事接物處時時戒懼慎獨以致其中和則天地鬼神不違而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有形之類天地爲統論道天地至矣人生耳目所到更無過此耳目所不到儘揣量無用人生世間了世間事只有性命了性命上事更管甚六合以外聖人說天說地爲是性命所從出拚棄不下六合外縱有大千世界儘知得見得無用若要識取只在眼前一念靜虛喜怒哀樂未發淸通圓融境界非大非小非有非無六合內外總在裏許夫豈遠求是曰中庸

中庸只是易簡易簡只是自然自然之謂天不自然便屬人故道原于天極于中世間倫物一絲也自然由人安排不得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纔著些子

便不易簡故曰中庸
世間道理都從心上化現若無人心雖有天地萬物無由發揮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后行中庸言天下大本局定在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聖相傳之秘大虛渾是一片靈覺人心渾是一箇大虛除却人心更無處可端倪夫子贊易亦只發揮人道千古聖賢只料理人事易有大極人心之謂耳
此理未可全仗講解須脉脉理會儘說得似都非子思已饒舌矣若論語二十篇何曾有此等深刻語當時列在諸禮中要將禮來塡實將此去浸透那禮篇

中言周公制作。孔子爲政。皆禮本色。不檢還禮。單看無已鼻。剔成一箇佛老

釋氏欲破人執。旋侈譚大千。而狹小天地。言道不言天。言性不言命。離天命言人性。性無棲泊。將世間道理。儘由蕩蕩。無範圍根蔕。所以失之。中庸脩道必本諸天。言人必言天。言性必言命。世上一切人倫物理。都是天道自然。物與無妄。增不得。減不得。由人不得。欲不如此不得。合下停當。實在證盟。包括無餘。世豈有天外之人物。何必爲天外之妄想。爲大千之說。說爲出世之空譚。履之。卽禮。由之。卽道。此中庸之教。萬

世求賴也

仲尼言中庸罕言性命子思言性命必稱仲尼蓋性命以中庸爲實際中庸以仲尼爲宗師故言必稱仲尼者亦慮學者岐而之他也時佛教未入中國聖賢已先覺其敝況今佛教充塞儒者欲舍禮孤譚性命而詆禪寂爲害道差乎言性命而離禮樂其誰非禪寂也與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二氏同異曰道同教異中庸言未發之中不覩不聞不顯之德無聲無臭與佛言清靜本來老言致虛守靜同中庸言誠佛言眞中庸言明

佛言覺中庸言顯微佛言圓通皆吾聖人已言之緒但佛老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起教拋却生偏理會死聖人素位而行視生死如晝夜生則盡倫死則盡禮二氏以世界爲煩惱混同不分聖人憂患天下綜理周密二氏以無生爲樂以有生爲苦聖人喜怒哀樂不違人情二氏專譚性命遺落世務聖人罕言性命大道爲公二氏勤脩因果徼求利益聖人率性無爲直道而行二氏偏枯聖人圓融二氏褊小聖人廓大二氏無實聖道有用二氏有爲而爲聖道自然而然大抵二氏以無遣有中庸卽有是無二氏斷絕世

緣偏接上智中庸安頓世界賢智愚不肖各得其所二氏出世中庸經世嗟乎世可出乎徒罔人耳其最舛者以譚鋒爲頓悟開末學狂騁之端至莽蕩空虛喜躐等而薄深造是學問之害也以出家爲脩行作亡命逋逃之藪至毀形滅倫變中國而爲夷狄是世教之賊也故韓愈氏欲人其人火其書是尚足與議道德乎儒者不核其實不討其叛不服其心陰畏其逼而陽避其似宜彼之滋張也

第一章

舊本不分章今依程朱本畧加攺訂如左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子思首自立言爲一篇要領大虛曰天賦予曰命命有二義有分付義是天之所以生人物也易云乾道變化是也有主宰義是天之所以爲天也詩云於穆不已是也大虛非頑空知氣生生成繼而爲人

故人性卽是天命如冰自水出水卽是冰太虛神靈性卽大虛一大虛化百千萬億大虛各各圓滿不相假貸不相妨害大德小德敦化川流所以出也釋氏謂帝網交映三千大千河沙塵剎巧說曲譬無非蹈襲此旨蓋天道貞觀如大火聚命而爲性如千炬萬竈同是一火天之無聲無臭卽人不睹不聞之中命之於穆不已卽性顯微無間之神天也人也命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人性無名故卽天命名自然而然曰天莫致而至曰命與生俱生曰性一也天下萬事萬物何者非天何者非命卽何者非性知人性爲

天命道之全體大用畢舉矣朱子論性兼人與物又分氣與理夫大虛絪緼惟氣氣虛而靈故曰知氣在上氣即是知知即是理非氣外別有理也以氣爲生以理爲性其說倣于孟子然孟子實無此說告子論生之謂性孟子亦無以非之但病其于人物無分曉未嘗以生之謂性爲非也今此天命之性非生之謂性而何儒者欲別氣與理以避孟子之譏本無眞見隨人短長耳天命之性雖通人物中庸本旨責成在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如性必兼人物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大本達

道兼責之物不能矣率者引伸直達之意人性得于天者萬有皆備苟能順應直達無遮留轉換增減等弊則日用常行天機長裕活潑此往彼來各有當然平坦可行之路是謂之道脩芟治也恒人不率性機巧變詐則大道荊棘聖教多術無非因其坦然共由者翦除邪穢疏達正直而已是謂之教學記引說命曰教學半凡由學入者皆謂教不但聖人設教乃爲教也後章云自明誠謂之教是也須臾者不久之意須待也臾曲也速則直遲則曲離者舍而去之析而分之皆是也道不可須臾離謂天人之合性命之會

無間可息非但人不可離道道自無罅隙也不睹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即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大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慎惺惺之意恐懼寂寂之意睹屬目目爲火其神外朗故戒慎有外防意聞屬耳耳爲水其精內明故恐懼有內斂意人皆以人不見爲不睹君子雖衆目共睹而所不睹者自在常戒慎爾人皆以人不聽爲不聞君子雖衆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皆所以[illegible]此心于應務酬酢涵養虛靈而杜妄緣之擾也見現也隱不現也微不顯也見顯即睹聞也隱微即不睹不聞也獨者不容一

物之名即隱微也禪語云眞照獨存是也愼即戒愼恐懼也言道體無分于隱見微顯即易云顯諸仁藏諸用程伯淳謂性無内外靜亦定動亦定也蓋無形無聲之眞體即有形有聲之含藏共見共聞之作用即獨見獨聞之精神寂然不動者即感而遂通者也萬象森羅者即冲漠無朕者也天人一體顯微不二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即獨睹獨聞即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時無處不戒愼恐懼以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以下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而皆中

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自堯舜授中列聖相傳未有直指其體者子思得聖祖之傳直以人心喜怒哀樂未發當之蓋此未發人人自有人人共迷非可以躁擾求非可以枯寂得但能常靜虛隨處自顯露非有非無非難非易非大非小非遠非近非外非內非實非虛非人非我非古非今微妙玄通不可思議是名曰中此大一元神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萬物之靈恃有此耳此千聖退藏之密無名無狀而名之狀之曰中然又曰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何也蓋未發了無可得必向未發覓中是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也一息尚存心未可死未發焉可得則中將終不可見乎孰知夫所謂未發者非灰其心之謂也生生之謂性存存之謂性一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靜亦定動亦定未發之體卽在已發之內已發不乖乎其節卽未發行乎其中此所謂徹顯隱見通一無二之道也因用證體導流濬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以四端言性正此意學者但能涵養此心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未發之中無時無處不在

故其要惟愼獨。所以養未發之中也。戒愼恐懼云者。豈耽空守寂之謂與。中卽性也命也卽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大本和卽率性也睹聞也見顯也故曰天下達道和所以用中達道所以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于隱微而徒脩飾于耳目之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中者衆也若復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實亦非堯舜仲尼所授之中也故子思以和言中以發証未發見道不離平常所以爲中庸之教也。致者擴而充之致中和者。無時無處而不戒愼以全其發未發之眞

所謂隱見合一顯微無間並位者清寧之意育者長養之意中和一氣三才同體而其發竅在人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秀人心之中和即是天地萬物之中和天地非待人中和而始位萬物非待人中和而始育然而中和之氣本相通也人心不中和天地之中和自在然而元氣不無傷也人心中和則裁成輔相無所不宜覺宇宙間皆一氣之周流何者非命何者非性何者非道之顯諸仁藏諸用而脩道之教斯其至矣老氏謂還丹復命宇宙在手佛氏謂清靜法身大千法界皆蹈襲此旨但吾聖人以大本行達道順

性命之自然而二氏謂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見聞逆流法忍無生是逆天之命拂人之性舍達道而求大本遺顯見而索隱微豈中和禮樂之教哉至于刑名術數支離務外之說益不足道矣

天命之謂性三語一篇要領道也者以下皆脩道之教而性命行乎其中通篇所言不出此

天非蒼蒼之謂蒼蒼者天之小體耳天者大虛也大虛無象言天則虛實有無圓滿言大虛則似落空中庸宗範在安頓世界料理民物世界民物以天為統故首言天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性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違此道不遠人所以不可離遠人為道即可離非道篇中反覆言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離者分析之名不但背道為離凡教者學者分顯微分隱見分睹不睹聞不聞分知分行種種破裂之見等待湊合皆非自然不二不測之神蓋可析而分者即是可離不可離者焉容分析乎

不睹不聞即後章云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故惟有戒愼恐懼而已矣

中庸一篇教學者沈潛反約于身心性情間所謂闇

然日章也不睹不聞愼獨未發皆合隱見顯微而言不待耳無聞目無見始爲不睹不聞不離已發存未發也共見共聞自有不見不聞在自家意念上事人誰見得聞得戒愼恐懼只是意思乾乾非震驚不寧之謂不見不聞卽是獨戒愼恐懼卽是愼莫見莫顯二語贊道無閒內外大本達道通一無二君子戒懼愼獨以致中和不可須臾離此也朱子以戒懼愼獨分兩時兩事曰旣嘗戒懼于此尤加謹則是戒懼時猶未甚謹也不成義理又以中和分屬天地萬物意謂和本于中萬物本于天地然豈天地獨中不和萬

物獨和不中乎破裂甚矣

天地雖兩其實地皆天也陰陽雖兩其實陰皆陽也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幾躍躍何嘗有不動時卽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起如此者恒人于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后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懼如佛子趺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卽隱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發卽存乎發也此千聖學脉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

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流與佛老異者此也朱子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處覓獨離戒愼恐懼以何爲愼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端着力不得戒愼恐懼愼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愼恐懼以愼其獨此道易簡直截必如朱說靜時戒懼動時謹獨不惟戒愼謹獨分兩事不睹不聞與獨又分兩時攪擾煩雜莫適所從令人但向不睹不聞處戒懼自然性命周流塵累全銷天靈惺惺卽便是察何

必別用省察乃爲愼獨乎若待念萌時方省察如捫漏舟不勝潰決矣

人但識得不睹不聞便自有戒懼意思識得獨便自有愼意思顯微隱見名異功同此間甚細難容破裂

○世人不知道故馳逐于耳目見聞中庸根本性命教人常視于不睹聽于不聞向尋常日用處見道于隱微故孟子云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行著習察即莫見莫顯之意故顯微兩字爲一篇樞要篇内再三提掇以此

中者無名之名猶恒言其間就裏箇中之謂故夫子

以兩端形容。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之間
所謂不測之神。便是中。在人卽是一點虛靈。與天命
覿體無二。故子思指定天命言人性。指定人性言中。
極明顯。極隱微。極平常。極高遠。易有大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大極卽人心。兩儀四象皆自人心發現。
人心死。天地萬物滅。人心死亦復無中庸。可知中和。
是大本達道。可知致中和。能位天地育萬物
喜怒哀樂。畧指人心情識。言並舉四者。以見含蓄非
一端耳。發而中節。不定指四者。日用一切應務酬酢
皆是。而四者之發。失節最甚

中和位育只是與道合真太虛同體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天地覆載即是吾性覆載萬物生育即是吾性生育天人渾同一無性命原無二體不在形色象貌上比擬不在推測占驗上附會凡中庸之言皆就大本大源頭陶鑄[illegible]運禮器樂記可參看

斂而藏之在不睹不聞而發不容揜引而致之徧天地萬物而用不能藏乃所以爲位焉育焉見乎隱顯乎微也

水母以蝦爲目蝦動即水母行天地以人爲心人致中和即天地應其機相似

道體自然人心上著一毫牽絆便不自然便不和今人但理會中不知理會和云得中不愁和譬如亦手捉虛空畢竟無著子思說和即中之實地今學者空譚性命澄心默坐都被喜怒哀樂未發賺卻不思除卻和何處更有中儘去靜坐分明是佛老又道佛老是異端豈不惑與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自此至子路問強章歷引夫子之言明中庸之德諸

章皆稱子曰此獨稱仲尼以中庸發自仲尼上章推本天命此首揭仲尼以聖繼天開斯道之傳也篇內兩稱仲尼極致歸美尊崇之意中庸中正庸常也反中庸以奇怪爲中庸也時中卽中節之和小人反中庸而亦謂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也性命無間智愚天理人欲同出異情君子以欲爲理小人以理爲欲無忌憚者發不中節之意不戒懼愼獨則無節放淊馳騁的然外鶩不識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一竅虛靈都無管攝如浪花風絮徵逐聲色貨利之場牽引耳目口鼻之欲雖日在天命人性之中日顛越于天

命人性之外本有反無本易反難故曰反也敵起于無忌憚故君子戒愼恐懼烏可已邪

君子如虞舜顏淵大聖大賢惟中庸非有加也小人驚世駭俗所就愈卑故曰反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是謂時中時者活潑不拘而精研不爽與無忌憚相反惟戒懼爲能時

中庸卽道君子卽中庸道不遠人顯微無閒究其極雖湯武猶是反之況下焉者乎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惟其須臾離而不能久也啓下章不明不行之意中正平常之理微顯不二有無交徹六合不能函其大一塵不能擬其微毫釐不動而天地全攝事為不著而萬有兼資不可聰明測不可氣魄取不可材辯說愚不肖皆有而聖人不能盡故曰至矣與篇末至矣相應民即上章小人下章賢知愚不肖久恒也鮮能久即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不能守顯微隱見不貫皆是也民冥也昏愚之稱道體不息人心有間天地聖人所以為至德惟久耳凡民能久即

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民鮮能須至誠無息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不納諸陷穽知終終之不限于期月顯微無間須臾不離方是能者後章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爲能盡爲能化與此至字鮮能字正相應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承上章言民所以鮮能病在不知知者人性虛靈易

謂乾知大學謂明德論語謂生知三達德之首即天命之性不睹不聞隱而見微而顯通乎已發未發獨覺不昧者也此知一醒內境自清此知一照群障皆破此知作主萬應皆真原不與行作對當體即是行人能率此虛靈隨處坦途有何不明有何不行蓋大本達德中和自然不可無心得不可有心合添一分則大過少一分則不及故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人從心不踰顏子欲從末由知行合一也恒人莫不有知而逐妄背真日遊于天命人性之境日昏于聲色臭味之場本明障蔽當面錯過即使偶然相

應念力不堅轉眼成迷于是借聞見幫補借作爲湊泊而知行始分爲二故知必能行乃爲眞知行必能知乃爲眞行不明不可爲行不行不可爲知要之知先也今人思慮計較何嘗不知非行道之知行道之知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今人之知皆情識作主小體用事聰明者過于機變昏愚者失之暗昧本明遮蔽如走昏衢道何由行乎今人日用踐履又何嘗不行非明道之行明道之行有事無忘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今人之行皆無主妄作隨血氣牽引好奇者當爲不爲卑汙者不當爲而爲靈幾

充拓不開振作不起道何由明乎神明不與躬行泱則作爲無主躬行不由神明主則情識成妄故天命之性顯微無間知行一貫而知爲本也人莫不飲食二語嘆知之難飲食知味借寓之辭猶誰能出不由戶云爾非徒以飲食知味爲知道也人雖離道道自不離人存乎覺與不覺知卽是覺覺卽凡夫轉聖迷卽聖墮凡夫故借飲食至近歎人不覺耳大學先致知意與此同近代儒者講良知云上智卽本體是功夫下學用工夫合本體本體卽知工夫卽行此知行合一之旨

愚不肖者知顯不知微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凡民也故為不及賢知者知隱不知費見以謂知見以謂仁舍日用而求玄妙素隱者也故為過之道以微顯合為一貫學以知行合為能化

大道圓融無知行無過不及無賢知愚不肖分段名象皆由對待生有知則有愚有賢則有不肖有過則有不及出此入彼懸解故難聖人從容中道無名無象渾然合眞乃為中庸

中庸知解不得鶻突又非故知愚同病任放不得執著又非故賢不肖同病家常茶飯就裏煞有至味今

人茶飯不離口，但不知味，民鮮中庸以此，如舜好問察，則一切知解俱忘，又不鶻突，如顏子隨擇隨守，則神明常主，又不執著，乃無前病，乃是飲食知味人飲食至切要至尋常，心在即知味，心不在即不知味則知味亦非難事，上章民鮮久正坐此病，所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兩言我知之矣，言衆人將知行作兩般，聖人自會成一事

賢知愚不肖受病同，而道所以壞，多由賢知，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不能壞道，子思憂人之為道而遠人者。

故作中庸下文因引舜顏子所知行不過庸言庸德孔子論強不過自矯道之費者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不以與賢知蓋賢知者意見多愚不肖者情識少情識少則近自然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謂中庸

始言不知不行末歸咎不知知爲主也大學五傳首誠意此篇言誠明皆知行合一之理夫子憂民不可使知故教人下學而上達由行造知也論語專言仁亦此意

自古脩德凝道無過智仁勇三德智者虛靈之體即

天命之性仁者躬行之實卽率性之道勇者奮發之功卽脩道之教知上也仁次也勇又次也其實一也上智之人清明在躬尋常日用不離不睹不聞之中宛然天命大本一念萬年永無退失如大舜自然先覺卽知是行顏淵服膺不違卽仁是知都著不得一毫氣力容不得一分勉强乃天剛乾健自强不息天下之達德聖明之極軌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自此至問强章歷引聖言發揮此義

賢知之過卽下章所謂素隱若晉人清譚宋人理學中人以下語上者皆是夫道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

不知不能求道于聖人所不知能是以過耳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承上章言知行本無二道之不行祇爲見不眞信不篤苟眞見篤信尋常行處卽道故不行由不明也大知如舜卽知卽行大知者行所無事自然之明覺也以空虛爲寂照以意見爲聰明以記聞爲辨博皆非中庸之知自古稱濬哲文明匹夫爲天子功高業隆

惟舜弗可及而要其所爲舜者不在乎九州誅四凶重華協帝之蹟而在尋常知愚無過不及之間蓋明主嘉謀嘉猷不越匹夫良能良知舜舍己從人自耕稼陶漁至爲帝無非取諸人知出于獨見者常私出于衆見者常公得于載籍傳聞者多疑殆切于尋常目前者乎實可據舜好問謙虛之至也邇言即庸言好察邇言平易之至也隱人惡揚人善寬恕之至也執其兩端通融之至也執兩端不執一也天下無事無物無兩端即所謂一陰一陽之道無可無不可之時知愚賢不肖過不及善惡好惡行藏用舍其顯者

耳聖人神妙不測夫無信果如明鏡當臺胡來現胡漢來現漢即夫子空空竭焉之意中無定在執兩端即是執中用中于民者中在民心與聖心通也用舜用也用于民無我也即夫子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意蓋善善惡惡可否從違不越人心之公聖人虛中順應觸處洞見其至所謂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順心從與民共由所以爲大知道所以行也

謚法聖智盛明曰舜史臣稱其重華協于帝意其有絕德乎好問察邇乃其所以明目達聰也隱惡揚善

乃其所以命九官十二牧誅四凶也執兩端用中于民乃其所以百揆時序四方風動恭己無爲垂衣裳而治也故曰道不遠人

兩端者不測之謂道一而已一立兩分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張子厚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中之所出大虛之竅也老子謂常有欲以觀其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論語謂無適無莫而比于義易謂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皆是物也中不二兩端不測中不可執執兩端即允執其中用中不執兩端是于莫之中不可爲允兩端不但善惡善之中復有兩端兩端之中

又各有兩端不測之謂神執本無執惟聖人精義入神乃能用之兩端卽權權非聖人不能用用權卽是用中此理非一世一人之私乃天下古今千萬人之公故不用于己而用于民卽天下之達道也曰執曰用行卽知也知舉舜行舉顏子知爲上行次之知及之仁守之故曰知譬則巧聖譬則力

知舉大舜行舉顏淵世駭爲絕德而究其知行不越中庸子思責望在賢知故舜雖濬哲文明而所行皆平常好問不盈滿也好察邇言不厭常也隱惡揚善不刻核也執兩端不偏主也用中于民不自是也所

以爲知之中庸而道無不行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所知皆平常擇乎中庸不窮高極遠得一善不徧物多識拳拳服膺不放佚怠惰所以爲行之中庸而道無不明也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承上章言道之不明由人以見解爲知影響虛見都非實地引夫子言以實之世路分明兩條循理者吉

從欲者凶。趨吉避凶，何待知者而后知。天下容有知避禍而不免者，未有明知而甘心蹈之者。世人機械變詐，釣名網利，豈不自謂極知，然而人已相形，名位相軋，勝負相傾，猜忌媢妒，百出何異罟擭陷阱。然竟爲利慾所迷，疾走先驅，自投危險，死而無悔，彼自謂極知，乃其極愚者也。此輩初未嘗學問，不能擇善，不知之尤者矣。其次嘗學問矣，亦頗知乎中庸，辨擇事理，非無偶中，而理不勝欲，如石火電光，一隙之明，旋開復蔽，如此，則與知陷阱而不避者相去幾何。其不智同也。惟顏子乎。夫子言顏子生平爲人，隨事觀理，

揀擇中庸遇一念一事心公理得當念如是終身亦如是雖歷利害毀譽顛沛造次永無迷失所謂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如此行持乃爲眞知道所以常明也本知率行聖人之事故舉大舜由行合知賢人之事故舉顏子神明莫如舜本體卽工夫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差別而知行合則同皆君子之中庸也

兩曰予知皆務外之見不知避不能守皆就近裏言之疾走曰驅投入曰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掘地爲坎暨穽刃其中陷猛獸者也期月匝一月猶所謂

日月至也為人猶言素行亦猶大知之言用于民皆知行合也擇者汰除簸揚之意汰除沙礫以求金簸揚穅秕以取米克治私欲以成中庸與前執兩端彷彿行言執知言擇也不二曰一無惡曰善即中庸也一善云者得不在多顏子博約聞一知十易簡而理得所以為中庸拳拳固執貌服膺佩之胸也論語云如立卓爾即弗失也蓋自知行分學者見解多不難于擇得難于保任執虛解為實證雖擇未得雖得未穩君子貴終日乾乾保任之而已矣

善本同有人迷而不擇即一念偶合旋復退失服膺

如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也佛氏機鋒但取一念相應不顧後來所以與聖學異

或謂一即一貫之一得一善即止于至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謂每得一善兩義不相違工夫本體不離一會得一亦可不一亦可顏子心上工夫無處非一無知非行

虞舜大知知即是行顏子為人行處證知語分兩則知為常主行所以造乎知而為下學之階梯也

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去聲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承上虞舜生知顏子仁守聖賢與道爲體合下便是中庸何其易也中人以下以人體道有作卽差又何難也至易而至難舉之而能勝者天下之至勇也故引夫子之言曰凡天下事知謀操守氣魄可用皆無難事如四海九州之大欲區畫調度使之均平此才

識明達者可能也爵祿以馭富貴人所貪戀誰能辭之苟操守廉潔者可能也白刃凶器人所畏避誰能蹈之苟材力勇敢者可能也三者雖難而非難惟有中庸之德不越天命人性平常易簡然苟私欲未化渣滓未融未免偏倚參差必戒懼慎獨須臾不離本立道行中和兼致不思不勉如大舜兩端用中方是能者少用才識模擬氣力擔負思議助長便乖自然與天行之健了不相涉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能其惟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曰強也昔子路問強夫子教之曰強非徒勇猛過人之謂宇宙風

氣不同民生習尚多偏南方卑下天氣溫煖北方高燥天氣栗烈故人氣習溫柔者謂南方之强猛厲者謂北方之强皆偏勝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是爲汝當自强者抑所問在是與夫所謂南方之强以寬柔爲教如佛老之慈忍也橫逆之來忍受不報雖云巽懦有長厚之風君子不去也若夫北方之强猛悍暴戾視兵甲如衽席雖至死而不厭此强梁之徒之所居者也要之暴戾君子所惡巽懦亦君子所恥爾所當自强安在論理不論氣尚義不尚勇故君子和以與人則混俗而易流爲能矯其和之過而必不流雖

温良可親耿介終不可轉也中以立已無所依傍則孤危而易倚惟君子能矯其中之偏而必不倚雖挺然獨立終不至傾攲也人情窮則固塞及得志則露洩無餘惟君子雖處利達而精神凝定不改其固塞之意富貴不能淫也恒情無事則矜名檢臨大節則震撼失措喪其生平惟君子雖危急存亡而從容就義至死不變也夫中和者性情也險夷者遭逢也人已各得生死不二不吐不茹道義之勇汝當自强者此也矯反正也情欲易縱矯而正之乃所爲强也

首三事皆賢知之過恒情所難以形中庸之難見君

子之强也三事但取立辨不求當理當理亦卽是中庸堯舜均天下孔子辭魯司寇卻萊兵則皆中庸矣非定以三事爲偏也白金色也蹈赴也南北不拘方以氣習得名南人亦有北氣習北人亦有南氣習東西人亦有南北氣習論强首舉柔弱爲君子矯而反之然後調以中和猶孟子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之意要之涉世至理不外是天道北爲陰幽死地也南爲陽明生地也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死之徒亦此意抑疑辭而汝也而强猶言自强古者扑作教刑寬柔以教幷扑責不用也君子居之似柳下惠不

恭之類卧席曰衽金兵也革甲也和而不流四事見大勇不外尋常不流之和亦便是發中節之和不倚之中亦便是未發之中處世及此亦便是顯微無間之道和則易流中則易倚富貴喪志患難改節古今通患于四不見矯于四矯見强雖矯非可以材技氣魄撑持撑持爲矯力盡還弛可暫難久此四者義精仁熟無所勉强而浩然常伸于天地之間故曰君子自强

四事一件難于一件中不倚難于和不流無道難于有道

中庸之德平常易簡但著有爲便是襲取助長省力處卽得力處孟子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德不外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上智知以兼仁勇中士仁以體知勇下士勇以造仁智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可能卽强强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奮發有爲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朱註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耳

第八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至子路問强章皆舉不離道之君子知仁勇之全德大聖大賢之能事中庸之模範也自此以下至君子素位章言道不在隱怪而在人倫日用間乃所以爲中庸素與素位之素同隱與隱微之隱同素隱以隱爲常如二氏之空寂是也素者不參和之名行怪謂不由經常也後世有述謂

惑世誣民之遠也遵道而行謂循途守轍俗儒格式之學煩瑣艱難故半塗而廢粉飾鋪張終于無成也依乎中庸者顯微無間事理通融本立道行須臾不離也遯世不見知不悔即易乾之初九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無悶難遯世不見是無悶尤難故易謂之龍德依者與之爲體依中庸故遯世不見知不悔不悔始是依中庸此仲尼一生安身立命田地與後章不驕不倍三重寡過闇然日章血脉相應不識不知神化之境可黙識不可迹象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又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卽遯世不知不悔之謂中庸實境顯微無間之妙用。會點畧窺此意故不答知爾之問其實會點又添一頭亦一素隱也

素隱者以虛無爲常道落世故如接輿佯狂避世而老披剃出家離顯爲微者也遵道而行者章句記問依傍摹擬離微爲顯者也君子依乎中庸顯微無間

者也

素隱與費而隱相反素猶儉也與費反費而隱者莫見乎隱合外內之道也素隱者執空守靜隱而遺費也行怪與可知可能相反素隱行怪與素位而行相反子云吾無隱乎爾故庸德之行厭淺近求幽深所行必怪非獨二氏雖淸譚廢事理學偏上均之素隱也近代縫掖輩株守章句講程朱之學者則謂之遵道而行者耳

人情好異故隱怪有述人情厭常故中庸不見知君子寧爲此不爲彼所以依乎中庸性命不離日用聖

人何以異于人哉
遵道而行者視道爲有方之物半塗而廢非即止也足疲曰廢出門未遠早已疲乏苦難故爾表記云君子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俛焉日有孳孳亦未言止也學無根蒂尋枝摘葉虛敝精神罔厥有成若中庸易簡時習而悅何疲勞之有所以謂之吾弗能已吾弗能已便自依中庸不爲素隱貴即是隱不必遵道行即是道大本立達道行中和致與天地萬物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而民鮮知味雖有中庸君子或遯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闇然淡簡寔無怨悔戒

惟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卽不顯之
德尚絅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
曰唯聖者能之
此章與知仁勇絕無干涉朱註分配無謂
第九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即君子所依中庸之道費浩繁也即首章所謂見顯也隱即首章所謂隱微也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觀其散殊愈出愈多何其費究其精微無形無聲又何隱費則無往非道費而隱則無費非隱蓋道本天命率性宇宙何在非命何在非性雖愚不肖之夫婦人倫日用所知所行皆性命則皆道況上此者乎若是其費也究極精微不可見聞不可思議雖聖人生知安行無所容其知能況下此者乎若是其隱也天地大矣無

處非天地今人古人共見共聞宜其無遺憾矣然人
皆戴天而竟莫知天之所以高人皆履地而竟莫知
地之所以深人見其昭昭撮土而不測其無窮廣厚
雖目前至近焉能洞燭無遺憾也于其可知可能天
地之大而見道之費焉于其不可知不可能有所憾
而見道之隱焉其費也可語大而其大無外更無有
能出其外承載之者矣其隱也可語小而其小無內
更無有能入其內破析之者矣所謂費而隱如此然
則斯道也神妙不測變動無方宇宙無一物不體日
用無一事不在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昭

察于上下閒也可知君子之道言乎邇夫婦配合卽化育之託始言乎遠乾坤廣大卽易簡之成能蓋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是君臣上下之始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中和位育之成也近不遺遠不禦道所以費而隱君子于造端之地戒懼謹獨以成參贊之用者烏容已乎所以道不遠人也

隱卽中費卽庸隱在費中卽是未發在已發中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此夫婦可知可能卽是和爲達道聖人不知不能卽是中爲大本不知不能卽是戒懼

謹獨田地朱註謂如問禮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亦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恃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海算沙程正叔朱仲晦格物之學聖教不爾

費隱與篇末闇然日章意通務浮華者撥本根故費必言隱虓清虛者棄世務故隱不離費皆言微顯中言費隱末反復費嘆微顯一篇大條貫朱子獨以下八章分配豈他章皆無費隱乎然不言隱而費言費而隱何也聖教以有爲經世間倫物現在實有聖人料理人倫庶物神化虛無卽在裏先費而后隱者下

學而上達也離物無道離有無無究極精微則又不得不謂之無惟聖人卽有是無恒人執有疑無有無不得已而言不言無不能妙有故終之曰無聲無臭至矣雖然此子思之言非仲尼之言仲尼惟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費而隱猶言見乎隱微之顯云爾有二名非兩時兩事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可知可能卽是道之費非更有道之費爲可知可能者也其不可知不可能卽是隱非更有道之隱爲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可知可能者卽是不可知不可能者非更有隱藏于費之裏者

也言費而隱本救世儒支離之儆若又分體分用對癡人說夢矣

費者用財奢侈之名富人揮金如土曰費大道禺有森羅泉流不息易曰廣生大生富有日新故亦曰費然道易簡自然適靜而正何曾窺見道之費費是中庸本色尋常處見隱爲盲眼人發寶山當面自不見耳子貢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日見仲尼疑隱乎爾明眼人觸目黃金珠玉何隱之有會此即知顯微如一道不可離中庸眞面目

世儒分理氣爲二氣有形理無形此因告子食色爲

性生之爲性孟子非之其實孟子未嘗以告子言爲非也世間道理由人發生人本血氣更分別人自人理自理不得今謂私欲由血肉生則可謂理義不由血肉生則不可理義由中出緣引由外來告子于內外親疏鶻突不明故孟子駁之非定以理氣爲二也子思貴隱微顯知行合一之說皆以融會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意卽夫子一貫之旨

夫婦知能指男女之合爲萬物化生之本日用飲食作息帶在裏觀末語曉然

言費隱舉夫婦何也宇宙萬事萬物莫非陰陽剛柔

摩盪而生變化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由人顯陰陽在人無過男女之合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至其變化發育萬有資生性命各正神妙不測雖聖人何所容其知能乎如五穀果實其種植栽培可知可能也其發榮滋長不可知不可能也隱即費之神處微即顯之妙處不可知能即知能之無可知能處非有二也

夫婦知能全體是道所爭悟與未悟祇因愚不肖故未悟但悟處即道不爭多少偶然一事一念相應未得通透故但曰可與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夫婦之知能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是聖人亦不知不能也皆形容道體顯微非以聖人與夫婦較長短也愚不肖可知可能者此道聖人所不知不能亦此道故謂之費而隱

物小者易隱天地大物焉容隱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無處不是人生百年戴天履地自少至老宜其行著習察洞然無留憾矣然明白易簡莫如天地幽深玄遠亦莫如天地從古列聖仰觀俯察其微妙玄通處総非人知力所及故曰有憾憾者缺恨之意眼前境

到底推勘不破所以鈌恨卽後章生物不測之意
語大卽小卽大語小卽大卽小所以爲費而隱非判
然兩段也其布散充周無外人心量可通處皆道量
所包括處盡虛空界無窮復無窮莫非道也更誰出
其外而載之以斯謂之費其含藏精密無縛思議不
及處卽是道幾退藏處極溟冥內微塵復微塵終不
見道更誰入其內而破之以斯謂之隱
可知可能等閒便露出是謂造端到究竟田地神妙
不測莫知所以然而然昭昭撮土看天地尋常可見
到廣生大生人知力測度不得千古大惑何況有識

○載者以彼物承藉此物破者以此物鑽入彼物道惟一耳卽大卽小卽內卽外當體渾淪誰載誰爲所載誰破誰爲所破釋語芥子納須彌毛端現寶王塔蹈襲此理

察有精研詳核意猶觀察監察之察言道幾無處不透徹也上下察猶言徹上下天命率性何在非是升降飛揚浮沈不定方所故不曰察上下而曰上下察上下二字連絡形容道體活潑之象

造端夫婦本體卽是工夫創始曰造猶兩端之端易言陰陽剛柔仁義三才皆兩也在人爲夫婦在物爲

牝牡在事為動靜而人道為本男女搆精乃化生之始閨門屋漏實政教之源故易上經首天地下經首男女傳曰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上下禮義倫常所以生萬事萬化所以出學問道德衣此立從古豪傑不透此關將大道知能作情識窠臼貪戀執迷一墮坑塹萬事瓦解苟能于此不惑不溺如天地咸恒無心有別則戒懼慎獨以致中和脩齊治平參贊位育次第舉矣不曰察天地乎故下章舉子臣弟友不復言夫婦承造端而言也

言道費而隱二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

婦則二氏無安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惟素其位而行豈其棄室家無妻子然後爲脩行乎子思以費隱兩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即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朱子謂夫婦之愚以下專言費不惟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不去乃援孔子問禮不得位爲不知不能天地覆載偏寒暑不正爲人憾粗淺甚矣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察天地亦合費隱惟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是而

高近而遠也朱又云隱具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意是禪家機鋒聖賢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言隱亦復何妨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皆迷惑人心使之神識飛揚者也儻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非與

第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章言費而隱即物皆道非別有道在強人合之也夫婦之道夫婦即是父子君臣之道父子君臣即是兄弟朋友之道兄弟朋友即是以至語默動靜之道語默動靜即是更無等待湊泊隱見微顯妙合而凝所謂聖人不知不能即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不

遠人也。苟人有心爲道。雖貴求隱。離顯求微。離已發求未發。厭平常。忽易簡。謂聖賢爲絶德。認性命爲秘傳。但涉强求。便乖自然。何可爲道。詩有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則。法也。執此柯伐彼柯。雖法則不遠。然睨而視之。彼此猶爲兩物。若道當體卽眞。率之皆是。君子但以人道治人身。人改卽止。豈容別求。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莫如忠恕。忠。恕。卽率性也。中心存主。忠也。如心順應。恕也。亦衷直達。畧無紏飾。牆迷。卽此是率性。違道何遠。違。去也。如施諸已不願。中心爲忠也。卽不以此施於人。如心爲恕也。如此施行。

即是性命田地故曰道不遠丘嘗用此自反子臣弟友之人即孝弟忠信之道言語躬行之間即平常易簡之理求之人而已未能言之口而行不顧則浮靡欺詐之習勝而主忠行恕之功疎違道遠矣丘責人先反諸己已未能不敢責人惟此庸常之德體驗之必力不足則加勉也惟此庸常之言尚口之必戒有餘不敢盡也言行相顧表裏如一欲爲君子何可不慥慥爾矣慥慥固耕貌此忠恕近道以人治人不遠人爲道者也

此與素位而行兩章是中庸實地遠人爲道不獨素

隱行怪凡涉有心即違自然顏子未忘卓爾猶是與道未化夫婦率性自然亦是得道一端關竅無多得力處不墨絲毫費力時扛鼎徒然中庸所以易而難也

人即是天氣即是道故曰仁也者人也除却人情別無天理故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除欲無處更有心故曰道不遠人兼人已而言以我視人為人以道視我亦人人惟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譚素隱忠恕兩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何遠之有
改而止即夫子與進不與退惟何甚之意人有良心猛然改悔時即與聖同體如爲子不孝一念悔與大舜曾參不遠惟民鮮能久在改時一念自難過求舜跖相違只幾希教人學人不越中庸
忠恕兩字互根忠以基恕存不專則發不直恕以行忠達不順則眞不顯體用交資通顯微合內外之道夫子告子貢單舉恕是强恕之法人不能本忠行恕故教之强恕以合忠向人巳較量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也忠恕不盡此巳欲立立人巳欲達達人大公順

應方是忠恕全體徹上徹下聖凡共由朱子泥作下學解失之餘詳大學齊治章

忠是透底眞心運出一眞不二卽恕恕載忠出無忠不能恕無恕忠不違究而論卽忠信也違道不遠卽率性之謂曾子以當一貫廣大精微便是致中和中爲未發之眞性忠爲欲發之眞情和不乖乎中而中乎中之節恕不異乎忠而如乎忠之願前後非兩也如心之如自如忠心非如人心之云能如忠心運出更無轉換遮蓋則大用顯行內外一貫心體光明洞達道可近矣中間畧有轉換遮蓋卽是心不如心顯

微爲二存發爲兩蔑取機變萌而人我天淵大道茅塞矣近代講良知卽忠恕非有異說

遠人爲道祗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已卽是忠恕朱註分貼望人愛人責人三段破裂不成章

君子之道四卽忠恕不遠之道責人還自責正是不願勿施衷腸求卽願也求乎子求恆所願于子以用也用所求乎子者自爲子也事父未能卽不願勿施於父也所求乎子忠也事父未能恕也求子不願則事父勿施卽爲子忠事父恕而孝之道不遠于子矣

餘三做此平常為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即是孝弟忠信之德心得曰德平常曰庸行即强恕而行孝弟忠信之德也父兄平常教子弟孝弟忠信莫非善言謹者反躬内省恥其不逮也已未能故行不足求諸人故言有餘不足有餘就行恕時體勘分數如此兩不敢即忠恕眞心言行相顧實地勉以補言之有餘不盡以待行之不足勉則自不敢輕言求人不盡自不得不力行脩己回視曰顧惟恐失貌慥慥塞意胡不者非一言一行也小人無忌憚則任情不顧行如飄風言如流水君子慥慥然固塞一言加人反顧自家

行處一行出身反顧平日言處三迴九轉言吶吶不出口行汲汲如有求故曰胡不慥慥猶言何可不爾也慥慥戒懼慎獨闇然惡文之狀與輕薄浮華士殊趣

君子之道四以下皆忠恕近道之事所求乎子四段推己及人忠恕自訟之心也庸德之行以下敏事慎言忠恕自盡之事也身口心三者精神聚會顯微無間人己周流皆忠恕之實德也

庸德之行以下見君子反求諸己主忠行恕一段真精神力量脩己卽以治人人己兼成大學絜矩平天

下之道不越此所以不遠人謂之中庸

士君子日用隨身規矩不外言行兩端向人已較勘最易猛省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言出身加民行發邇見遠君子欲戒懼慎獨致中和于言行加之意而已言不越子臣弟友行不外孝弟忠信即是斂華就實淡簡溫之君子不遠人爲道之實地

第十一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承上章道不遠人隨寓即是人在性命中如魚在水中何處離得人惟不致命率性計較扳緣百賓紛起天眞斲喪而去道遠君子素其位行即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無文曰素五味不和謂之素味五色不染謂之素絲彈琴不歌謂之素琴今人齋戒曰素此言素位猶莊生言顏子心齋即中和之意釋氏言本來面目襲用此旨君子心體居淨純一無雜納之塵垢之中僴然不滓殺之紛華之場涅

而不繫位無常而心有常境雖變而中不變是曰素
其位前云素隱者一味玄虛遺事忘物此云素位者
一味尋常安分守己故素位則行乎其所當行素隱
則行乎其所不必行也既云素位又云不願外素以
存主言不願以絕累言外緣不絕則存主不靜不願
外則素位愈安素言心位言遇行言事素富貴心不
變于富貴也行乎富貴行富貴所當行之事也餘三
皆然順境一逆境三諺云事不如意常八九理數固
然四者循環始乎富貴則不能不貧賤貧賤則親戚
疏故生夷狄如蠻如梟故生患難始富貴終患難否

泰人所時有至患難而窮極矣君子惟以素心應之行所當行則處一化齊無入不自得入即隱微之意有壑礙則不能入入亦不能出顯微無間則行乎無迹之途出乎不局之戶獨往獨來斯謂之自得非得於外而得于內不望得于人而自得于己也位雖多般上下二者該之居上有一毫過求于下即是陵居下有一毫過求于上即是援踐踏曰陵扳緣曰援二者皆生于求求貪也正己即是素位行無求於人即是不願外無怨尤即是自得

凡身所寓即位離位皆外也但素位行則隨處安樂

但願外，即未免扳援攀躁，未免于求得失，是生煩惱，情逐境遷，性被氣使，不中不和，將人我世界結成唯毗窠臼，怨天尤人，長戚戚無處可錯矣。所以君子正己，即是素位而行。不正己而言素位，必至就空守寂，有疏放之癖，有推諉之私，怨尤病根未淨，豈真素位者。故佛氏以恩親為冤，以眷屬為魔，皆生于不正己而求人，願外之為累也。正己則性情理中和，致欲寡氣平，居易俟命，隨處皆得，而怨尤化矣。人心收斂則自安閒，放逸則生揑抗。君子小人險易所以分，易即素也，險皆外也。君子言居，小人言行，不居而行，行即

外矣

素位而行中庸至境素猶常也常于位者隨在無方常于隱者專守靜虛素位則貴而隱素隱則隱遺貴孔子上律下襲居上不驕為下不倍生今從周遯世不見知不悔不為已甚聖之時皆即所謂素位而行也

人自虛無來還自虛無去萬事皆然一眞常住則素位而行萬緣俱息則不願乎外如是者與虛無同體何境不可入何入不自得蓋道本自然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行百物自生人目自視耳自聽

乎自持足自行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饑自食渴自飲萬般現成豈由安排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成之者性三者皆自然君子所以素其位而行也釋氏言無生是法住法位蹈襲此旨

素位而行此理微妙玄通釋氏譚上乘解脫無罣礙皆襲此理但聖人以行爲地以正己爲行故雖脫然無累而無荒蕩遺漏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寓安行乃眞素位者釋氏侈言無礙而背親滅倫毀形出家以生爲苦海以世爲火坑妄希解脫不正己而求人怨尤莫大焉譬則逃雨何解脫之有益信中庸本自

然聖道之爲大也

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古本屬下章朱子章句以繫此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已相似然素位行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下章義理深長

第十二章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承上章正已無求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即末

章闇然曰章遠近風自微顯之意正鵠者射侯之的

射若不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反求諸其身百步之

外始于括夹之中也君子體道期向高遠始于卑近

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近者高遠之自微顯之

間有幾存焉故孟子曰智譬則巧非可襲取于顯而

忽于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皆事

之可知可能共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此始好合志

意合也如鼓瑟琴聲相應也翕亦合也耽樂之久也

宜相安也帑孥通家屬也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

之心順遂矣夫室家和平父母安樂從古聖賢治國

平天下存神過化不外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也佛老得罪聖人惟其失乎此聖道中庸惟其得乎此君子所宜反求也前章夫婦子臣弟友舍此章意下章大孝達孝達道達德九經皆承此章雖至誠之極功亦惟經綸大經耳所以爲卑近而高遠也

求諸已與求諸人是聖道與二氏分別處聖人見道不離天命人性除性命無道人各率其所爲人便是蕩平之路二氏拋却自已向世界人物揣量所願不得遂命曰苦海併已身作陰魔假合父母妻子作魔

辟辨葉不勝怨尤皆生于不反求能反求諸身而道
不可勝用矣世路紛紜一切盡平故曰正己而無求
則無怨學問到無怨處甚不易孔顏樂處惟不怨耳
○遠近高卑于無漸次中論漸次雖二名非二道登
有高卑同此山行有遠邇同此路故曰道不可離若
遠邇不同途高卑有兩體即可離非道也從古掀天
揭地之功只在尋常人倫庶物閒
中庸之德致中和而已人心中和無踰孝弟仁讓恒
情偏狠暴戾常惹纖于家人妻子兄弟閒故惡逆莫
大乎不孝弟中和位育由家庭始下章舉舜文武周

公之事故先言此此所謂必自卑近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廢聖明作述可知可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不知不能者天也微也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以世德致王周公成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王凡所以脩諸已達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則至聖神功化之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近即人事之顯鬼神高遠即天道之微

第十三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亦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所謂孝弟之道通于神明者也顯者常卑近隱者常高遠顯者易言隱者難狀隱而見微而顯莫如鬼神故引夫子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物有聲音象貌則局礙而不能相體鬼神無形無聲故能體乎物物不能遺之蓋陰陽之氣往來變化以妙萬有而其與人接莫顯于祭祀之時精爽威靈能使天下人內焉齋明

外焉盛服以奉承之洋洋然彷彿無象而若有象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者所謂隱而見微而顯其在斯乎詩云鬼神來格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不敬正謂此耳此豈空虛幻化乃天命人性之實理誠也此誠在兩間則昭明焄蒿著爲百物之精此誠在人心則齋明純一結爲如在之象所以微而能顯不可揜如此故曰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卑近而高遠也

○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德盛卽費隱微顯之意體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不雜曰齊不昏曰明承奉也洋洋彷像貌詩大雅抑之篇格至也射斁通

厭怠也，微之顯，猶言微而顯，誠實也，即易所謂無妄，

鬼神之精在人即心也

鬼之言屈也，神之言伸也，屈歸也，伸來也，歸不知其所自往，故曰鬼，來不知所自伸，故曰神，總之陰陽之靈氣在天地爲化育，特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物爲魂鬼生死聚散是也，在事則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而人者鬼神之會，人心虛明即是神，血肉蠢動即是鬼，晝而開寤即是神，夜而昏寐即是鬼，生而陽明即是神，死而幽暗即是鬼，推之千變萬化，總不離此，即道之費而隱也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教也故古人重祭不侮暗室不媿衾影心思無欺學術無僞戒愼隱微皆所以質諸鬼神不疑也帝王大孝不過廟享文武制作先郊社禘嘗以此故下章引祭祀

問誠不可揜如何易曰精氣爲物精氣卽誠物卽鬼物鬼神變化不過天地精氣精氣妙用不過人心人心卽鬼神也如方士符呪厭禁皆用自己元神元神卽是誠誠無妄物各得其本來謂之無妄如天子精氣通天地則能格天地子孫精氣通祖考則能格祖

考又如巫史所禱各有符呪字號依法召請其神立降巫史亦莫知其所以然雲從龍風從虎誠也假如季氏旅泰山子孫祭他人其神不享不誠也亦便是誠不可揜之理

言鬼神莫如易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此鬼神正訓一幾相乘往以致來來以逆往變化不測故爲德之盛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鬼神之爲德也萬事萬物不離陰陽不但牝牡合之謂陰陽不但祭祀如在之謂鬼神陰陽變化即鬼神鬼神精靈即人心鬼神也陰陽

也道也誠也一也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天地終始小而一物之成毀一事之利鈍大而國家之興廢古今之升降微而一念之起滅顯而萬事之經綸凡不離屈伸往來消息盈虛者皆鬼神也其應無方其變無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通萬年于一息可齊方寸于千里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彭松非壽殤子非殀者皆鬼神之謂也是故大舜文武震世勳業不過尺蠖之一屈古今人事世代升沈不過寒暑之一推盈虛消息小大理齊故通鬼神之說者卽知天下無物非鬼神矣今人不知體物不遺謂人死則爲鬼神

惟祭祀則有鬼神其說起于祭義附會周易而失之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間孰非物孰非魂孰非變而祭義謂人死形歸于土為鬼其氣發揚于上為神夫神在天地間豈盡死人之氣之所化與如謂生為人死為鬼神則是鬼神惟死有祭有主死不主生主幽不主明能陰不能陽偏缺不全何稱盛德何稱體物不遺恒人作此解故祭祀一時粗與鬼神交其他皆昏昧放逸日用惟人為有鬼神不思人即鬼神萬事萬物即鬼神起居食息即鬼神視聽言動應事接物即鬼神人能常如

祭祀齊明盛服如在其上則至誠無息顯微無間是謂知鬼神之情狀則可以通幽明之故與生死之說矣形骸非我有鬼神之凝聚也精神非我有鬼神之英爽也生死去來鬼神之乘運變化也是故知體物不遺之道者盡性至命生死齊晝夜通矣或曰言鬼神不言生死何也曰生實有可言死虛無難言善言死者言生言鬼神便是言生死知鬼神即是知生死二氏言因果地獄鍊形脫化亂幽明之故反有無之常怪誕不足信也或曰人有垂死見幽冥者何也曰病劇魂魄恍惚識情幻化為夢非真常之理不可言

誠爲可言有曰無有何以有祭祀曰祭祀人道也人死形銷氣還虛而子孫卽形氣之餘事死如生猶祖考未死事亡如存猶祖考未亡然而祖考實死矣亡矣子孫之誠敬卽祖考子孫之精神卽祖考故曰誠之不可揜雖謂之未死未亡亦實然也然則又有上帝后土郊禘配以祖考者何也曰亦誠之不可揜也天者生氣之祖上帝者祖烝之靈天之主也猶人身百骸皆靈而心一竅爲主宰也故謂之帝其實帝卽天也天下人物之靈皆帝也靈氣洩于人最秀故曰天心人也天也人也帝也一也如祖考與子孫一也

人心各自有上帝祖考也。形散而靈氣歸虛。如水在瓶。瓶破歸海。時或結聚爲鬼物。終亦必散耳。不散則不合。不滅則不生。如人身無呼不吸。無吸不呼。呼吸相循。息息不窮。此幽明之故。晝夜之道。生死之說。通一無二。皆鬼神之德也。故曰。知死者知生。善死者善生。鬼神不離日用。生死亦不離日用。夫子開示季路。不過如此。或曰。鬼神有爲厲者何也。曰。二氣得常。往來時序。生順死安。人神不侵越。則永無妖邪之患。若二氣偏沴。淫滯不通。於是有神降鬼哭種種怪事。亦是精氣游魂爲妖爲孽。妖孽由人心生。人心得常。妖

孽自銷君子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無鬼怪神異之事有之亦不勝德矣或曰祈禱之說何如曰此即祭祀如在之理天地間草木瓦礫皆有靈氣依人則顯不依人則氣不能自聚今方士致鬼物皆由精氣聚煉而成人學其術用自己元神借符呪演試其鬼立至不假人氣雖符呪不驗誠之不可揜也或曰此鬼未至以前在何處既去以後歸何處曰有無聚散陰陽不測無聲無臭所謂神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若有在處即不謂神無思無為寂然不動

聖人洗心退藏之密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體物不遺者也故其要在人心人心未發之中亦便是鬼神歸藏之處未可言傳未可象求也或曰輪迴之說何如曰元氣在天地間往來循環不息有之然造化無心性命各正若云此物今身是彼物前身如此世上人物合有定數始得偶爾亦是妖孽非化生之正不足據也或曰天堂地獄有諸曰此因襲百昌歸土其氣發揚于上之說加緣飾耳二氏亦自謂權乘人死形毀神散即有天堂地獄以何往受若陰魂無歷劫不散之理大凡二

氏之言、皆竊聖人餘緒、流爲怪誕、其言鬼神尤甚、鬼神兩字、亦自聖人發、佛語侏儒焉、識所謂鬼神云者、俗儒舍聖言而謫求二氏、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耳

此章以後言葬祭、達道九經三重、皆是禮家本色、禮卽是道、禮履也、執禮能立、便是中庸、執中執禮一也

自此篇獨行、學者登枝捐本、道與禮幾爲二物矣

事人事鬼一也、誠不足以孚鬼神、卽不可以理民物

故下章論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舉葬祭郊廟之禮、見仁孝誠敬格于上下、幽明無二、所以爲中庸

所以爲費而隱微而顯也

第十四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去聲)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斯道垂統於堯舜舉舜見帝之所以爲帝亦中庸也匹夫有天下無爲而治惟是父母底豫而天下化其格天受命亦不過行孝精神苞孕發越雖安富尊崇

之極祇成就古今一大孝子而已矣大者無上之稱德爲聖人是天與人歸諸福之本宗廟饗如祭法禘黃帝郊嚳祖顓頊宗堯之類子孫保如虞思封虞胡公封陳之類舜年百有十歲故曰壽屢言必得者匹夫爲天子功高業隆人詫爲希奇而夫子以天道斷其必然乃所謂中庸也詩大雅假樂之篇嘉善也樂愛也猶言豈弟憲憲詩作顯顯宜安也人羣臣保讓也佑助也申重也受命曆數在躬也與下章贊武王意畧殊舜無爲武王未免有爲舜純乎天武王未免人力故舜爲天子言德爲聖人武有天下言戎衣

緒舜言必得武言不失與論韶武五臣十亂同言大孝本諸天卽夫子告哀公云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孝子成身之意舜以父事天天以子命舜使尊養其親故謂之孝得乎大父母而因得乎父母故謂之大孝有鰥在下不得乎親非尊爲天子以天下養不足盡其底豫非大德不足以格天受命故通篇不言事親但言大德乃所以事天事親而爲孝之大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據舜事論之篤加厚也栽培傾覆皆篤也栽種植也培愛養也傾毀壞也覆護庇也栽者傾者人也培之覆之天也如岳牧之薦

王分得自盡生者之情也然天下各言其子故制禮使人各隨分自盡如天子諸侯世繼父子同爵者勿論假如大夫之子爲士父死以大夫禮葬而祭以士祭雖殺而生者之分盡則情亦盡矣如士之子有爲大夫者葬雖以士而祭則以大夫使生者因分加隆正所以推上祀之心達諸下也其制爲喪禮如期年之喪士庶人終限至大夫則降爲大功天子諸侯則絕蓋服輕分尊親不敢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至天子同蓋三年爲父母之喪子于父母無貴賤一也此又推文武孝先之意而達之上下也無非成文武

之德也

葬以送死故因死者之爵春秋書卒必序爵是也祭以報本故用生者之祿士無田則不祭是也

按儀禮期喪不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伯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惟旁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雖旁期而生者與死者貴同亦不降又如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猶爲諸父昆弟服期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是猶爲諸父服期也大夫之諸父昆弟與昆弟之子及衆子爲大夫死則大夫亦爲服期三

年之喪不但父母古適孫爲祖父母爲長子妻爲夫喪皆三年今云無貴賤一豈皆不降邪父母之喪三年而儀禮又云父在爲母期惟加杖十一月練十二月祥十五月禫與凡期異則是親喪亦有不三年者矣周禮司服云享先王衮冕先公鷩冕則是祀先公猶侯禮也或云王禮而侯服然使祫禘先公先王同堂安得一時爲兩服周禮言恐未可據耳

追王之禮周以前有矣故商頌于契稱玄王周不王后稷遠也降服之禮周以前無之故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期喪以下有降貴貴之義自

周始耳。文武之德。孝先之德。卽生者之情也。生者稱王。故追王。生者爲天子。故祀用天子。此達文武欲盡之意于上也。臣子祭祀。皆隨生者之分。生者爲士則祭以士。生者爲大夫則祭以大夫。此推文武上祀之意達于下也。皆所以成文武之德。而喪禮因祭併及喪以爵降。雖同爲成先之禮。而意較重親喪無貴賤。使人人自盡。則孝思達之無窮矣

不言父爲諸侯以上者。卽下例上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之子始爲諸侯。諸侯之子始爲大夫者。皆得祭禰。而皆用生者本爵。嘗用天

子禮禘文王于周公廟僭也孔子歎周公衰而不欲觀以此或因杞宋用郊夏父弗忌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遂謂父諸侯子大夫者祭皆以諸侯然則父天子子諸侯者仰祭以天子乎魯頌之事叔季之失豈禮與春秋之義與

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畧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孔子之道德亦然舜必得名

武王不失名舜必得壽武王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中庸本禮書舜文武周揖讓征誅郊社禘嘗葬祭之禮三德五道九經三重居上爲下不驕不倍皆禮之大者而戒懼中和爲本此聖人雅言之意故君子疑道莫大乎崇禮後儒摘取此篇與大學獨行博約之意荒矣

按史周紀文武合稱王以周道盛于文而紂亡不始于武也故周公相武王誅紂皆稱文考不自以爲功此聖人孝思非文考本意牧野事成即追王文考故史以文武合稱詩書稱二后猶虞史堯舜同與也後儒附會謂文王末年稱王武王不改元謬也覩夫子稱文王無憂戎衣有天下實自武王始稱武周達孝善繼述與舜孝異可知善繼述云者繼以不繼述以不述故命曰達不違則窮亦以釋武王周公之憂焉耳

第十六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而舉其祭祀之禮仁孝誠敬之義對天地格祖考所以致治平者不外此與前規

神章相應道不通極于鬼神不見高遠不託始于孝
思不見卑近君子明乎祭祀之義則知微之顯矣達
孝與上章達乎天子諸侯大夫之達文同意異達通
也通天地鬼神通人倫物理通子孫臣庶至古今時
勢損益變態無所不貫通乃能善繼述而爲達孝故
覩所制祭祀之禮詳委周悉非知周萬變者能創制
立法盡善盡美使死如生亡如存乎故曰達也朱註
云天下通謂之孝猶孟子言達尊此與善繼述何干
善繼述正解達孝存諸心爲志有緒未伸故須繼見
諸行爲事有迹可據故須述人創祖考纘先緒有天

下成文武興制作即善繼述也春秋以下舉其事而贊其義之精即微顯之意脩脩飾也宗器宗廟祭器或曰先世所藏重器赤刀天球河圖之類裳衣先祖衣冠藏于寢者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新物宗廟之禮謂宗族子孫助祭者所立班次也昭穆李廟次神主左右之名左昭右穆父昭子穆父穆子昭父子不共昭穆親近別疑也孫與祖共分尊無嫌也說詳王制與祭統凡宗族子孫助祭在廟者亦以此爲序故曰序昭穆春秋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据史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文

當居穆至武武王十六世武當居昭文之昭文王子也
武之穆武王子也序謂左右不相雜父行左則子行
右左右同行則以長幼爲先後祭統云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此宗廟之禮也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文王世
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然
昭穆中亦有貴賤如周公文昭位冢宰羣昭豈得不
讓之序事謂選擇而使賢謂才能辦事旅衆也酬導
飲也先酌自飲導之後酌奉之曰酬祭將畢主人洗
爵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而賓子弟兄弟之子弟各洗
觶酌自飲乃洗酌奉其長其長受而奠之不卽飲賓

將以酬兄弟之黨兄弟將以酬賓之黨遂舉所奠爵自飲而后酌奉之其黨又各轉相酬下至沃洗者無不及焉皆先自飲導人曰旅酬卑幼曰下尊長曰上旅酬之始卑幼各先酬其長上及長上相酬卑幼又各爲其長上洗酌故曰下爲上也逮賤謂徧及卑幼者使皆得蒙一獻之禮也燕毛謂祭終燕飲而毛之毛之者別其毛髮之黑白也周禮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祭畢賓客歸留同姓諸臣燕于寢坐黃髮于上列黎首于下以序年之長幼所以尊父兄耆老而爵在所畧矣踐猶立也位謂主祭者所立之位所尊

所覩死亡皆指祖考孝子就位行禮奏樂致敬致愛于祖考宛然如祖考生存所謂善繼述也鄭註其字皆指先祖太拘至極也天理人情之極一毫有歉則化裁不中而會通有礙武周盡制盡倫繼志述事無毫髮遺憾所以孝至而稱達也郊祭天雖天子行之社祭后土庶人皆行之后土即地也古王者郊天配以地陰從陽故但言事上帝而后土包舉矣社禮雖通上下此則王者之大社故并郊言之鄭註謂爲省文未也禘祭帝也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三王始祖皆古帝子故祭始祖之父謂之禘禘以春

嘗以秋嘗食也百物秋成可食也郊社事上帝所謂
唯仁人爲能享帝也禘嘗事先所謂唯孝子爲能享
親也郊社因祭祀并及禘嘗即上春秋祖廟之祭也
詳舉事天地祖宗之禮明仁人孝子精意通于治國
也言通于治國者明禮義之精孝所以爲達也禘嘗
之義統括上文序昭穆五段之義仁孝一心神民一
理達者能融會貫通不達者謂鬼神爲冥漠政事爲
粗迹祼將爲虛文顯微末徹愚不肖所以不及賢知
所以大過也烏能達郊特牲云禮所以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卽此意。示視同言易見也。鄭作置此章之祭。皆武王周公所行天子禮。引以見達孝與前章達乎上下之達。異前章言達主于推廣同仁之至也。此章言達主于化裁精義之至也。朱註皆以通于上下解。誤矣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太廟。祭統亦云。夏祭曰禘。祭義又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云。春禘秋嘗。愚按春禘近是。禘本大祭。春爲時首。以陰陽之義論。陽氣盛于春。陰氣盛于秋。近代祭祀皆用春秋二仲。古今應同。詩云。春秋匪解。饗祀不忒。此章前言

春秋後言禘嘗其義曉然夏祭曰禴禴瀹也以水瀹菜言薄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瀹祭蓋夏暑不可田獵牲殺故未可禘雜記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周七月夏五月則春禘寔古禮也鄭又据緯書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考之春秋書禘不書祫禘卽祫也故稱大事合食曰祫禘則合羣主于太廟祭之子孫合食先祖歲首一舉乃爲稱情三年五年不已疏乎王制謂天子諸侯四時常祫然則禘嘗二祭或者皆祫故二祭重與魯頌云秋而載嘗白牡騂剛周公牲白魯公牲騂此亦嘗祫之一徵也天地祖宗大事

同春郊天祈穀則宗廟有禘秋明堂享帝則宗廟有
嘗皆大事也故幷舉之
舜孝言大武周孝言達葢舜以匹夫有天下垂衣裳
而治前難爲作後難爲述今古無兩故曰大武周以
君公世業易侯爲王制禮作樂經綸化裁變通盡利
故曰達春秋脩祖廟四句是行禮序昭穆五段節行
禮之義通于治國所以爲達非尋常奉先之孝而已
序昭穆辨賢辨貴賤逮下序齒尊皆爲政大端大本
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孝先在此治天下亦在此若
區區禮文何以爲孝何以爲達

禮記通解卷十八終